

难以忘怀的姜树森导演

■文/李克纯

1985年8月下旬,正值酷暑难熬的炎炎夏季的一天,后来任广电部(广电总局)副部长(副局长)的赵实突然无约出现在我在东长安街偏搭的小破房门口。她那谦逊善良的笑容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递给我一本《小说月刊》,告诉我她是来找我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女人的力量中的一号女主角。我很快地读完了小说,但拿不准这个角色是否适合我,我认为我不具备演女干部的气质。在80年代中期,改革这个词在人们的脑海还是很盲然而不具体的。特别是女改革家是什么样?我立刻拿着剧本找到我的好友、电影导演黄健中,请他看看小说,帮我鉴别一下。他读完后对我说:“这个女性很适合你!”就这样,我和赵实立刻登上了去长春的列车。

来到长影摄影组,第一面见到姜树森导演,一位典型的大嗓门,大大咧咧的东北中年女性,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是长影今年的重点影片,是今年国庆的献礼片。”她还强调,时间很仓促,拍摄制作不能延误或出半点纰漏。我被匆匆推到化妆间,化妆师毫不犹豫剪掉了我的长发。在厂区内试完胶片,摄影机刚一停,姜导演就对我说:“就你啦!要是拍砸了,导演就打你的名字啊!”这不过是玩笑,我心里一点儿也没在意。

一星期之后来到了辽阳化工厂,整个影片的拍摄场景将都会在这个区域里。几天的拍摄下来以后,摄

制组送回了第一批样片到长影。一天傍晚拍戏归来,姜导演找到我说:“我刚和厂领导通完电话,他们看完第一批样片后有些担心,觉得你演的女厂长显得弱,不像厂长!”我当时什么也没解释。只是想厂领导压根不知道样片是哪场戏,是什么规定情境。我对姜导演说:导演你看这样行吗?我每天收工后会到您的房间,把第二天要拍的戏和镜头跟您沟通,我会告诉您每一场戏我怎么演。从导演屋里出来,我感到一阵轻松。实话实说,当时我心里虽然有压力,但并不到委屈或畏惧,我在中戏是全优生,特别四年的表演课,没有让所有的老师们失望过。我认为我有能力以中戏的学术教学体系的技巧,来完成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个女改革家——黎莎的形象塑造。第一批样片刚返回到摄制组,还没等到剧组看样片,我就跑到剪辑师的房间里,把样片在剪辑机上从头到尾摇了一遍。看完后我放心了。第一批拍摄的镜头几乎都是我刚接任厂长的头几天,厂里有些年轻工人故意捣乱和刁难我,时时事事让我陷入到窘迫难堪的境地。

演员接到一个新角色要和导演,其他演员,全组的工作人员磨合是完全正常的。姜导演人很直率,这和我的性格也很相似。作为导演,她是全剧组的核心,她有对整部影片的责任感。她的导演意图必须通过我的表演来再现,担心我演不好也是完全能理解的。我是一个执拗

的人,对此时的情况我选择了沟通、协商、协调的工作方式。我要让导演理解我、懂得我、信任我。有时在拍摄现场,她常常过来给我做一些示范,说心里话,我并不喜欢别人给我做示范,我是极有悟性、尊重他人的演员。和姜导演的合作一开始并不是万般顺利,我知道她很喜欢方舒的表演,在这之前她们已合作过两次。我对自己说:“接受考验的时刻到了,我不是方舒,我是李克纯!是我演黎莎!”渐渐地我和导演在拍摄现场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每天拍摄紧张,我天天有戏,不容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大段的台词,特别是归于工厂管理方面的台词。如果只是过场戏,姜导演就让赵实蹲在摄影机旁给我提词,有些镜头就是这样拍摄下来的。有一次姜导演刚喊完“停”,她就自言自语开玩笑说:“这王八犊子(指我)她连词儿都没有,她还不紧张!没辙!”至今我也不能说,我和导演之间是谁接受了谁。我经常和导演开玩笑:“导演奶奶!我叫奶奶还行不行?您是要我演黎莎呢,还是要我演姜树森?”

一部电影只拍摄了25天,这在80年代拍电影还是头一回。影片送到电影局审查,反应非常好。小说原著雪珂和丈夫柯云路看完影片后对姜树森说:“您选的演员选得太好了。您去哪儿找的?这正是我笔下的黎莎。事后姜导演对我说:“那次找你谈样片的事儿,你没哭。你要是哭了,我就可能下决心换掉你。”

还说,“长影有人说,哎!你找的这个厂长太年轻,看着咋还没秘书大呢!”该片获得广电部优秀影片奖,我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提名。我和姜树森导演的合作只有这一次,后来我们虽没有更多的密切往来,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友情在以后的30年中是一直存在的。

在1986年的发奖会上,姜树森导演把我推荐给北影的董克娜,她当时正在筹拍《谁是第三者》。事后很多年我一直想,没有姜树森导演的《女人的力量》,也就不会有我主演的《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把我领入到表演学术的另一境界,因而我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谢晋导演因此风风火火上门找我演《最后的贵族》。主演《女人的力量》虽然没能使我大红大紫,但此片奠定了我演艺生涯的另一台阶。我一生中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姜树森导演是其中重要的领路人,当你回头人生路,你不会注意你所站的制高点,你会深深回目走过的足迹,思念那搀扶过你一把的人,让你更深深地体味人生中的信任、友情和爱。姜导演那坚强执着、严肃认真、诚恳乐观的人生观和态度,以及给予我母亲般的呵护和关怀,让我感叹:我是当代中国电影史中的一位幸运者!

难以忘怀的您,我的导演奶奶!

(作者为原北影厂表演艺术家)

专访导演韩万峰:

愿做民族电影创作长河中的一条鱼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大多数也和我们一样,是每天都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普通人,只不过由于各少数民族受不同历史背景、文化地理区间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繁衍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表达意识而已。”

“我愿做民族电影创作长河中的一条鱼”

拍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有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目前电影主管部门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相当重视,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北京民族电影展等项目,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等各大电影节展也设置了民族电影展映单元。几乎每一次民族电影展映中,都会有韩万峰的作品。

而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年轻化的电影观众,给少数民族电影以及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带来了更高要求。如何吸引深受好莱坞商业片和流媒体短视频影响的年轻观众?韩万峰目前的思路是:对少数民族电影进行类型化呈现。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发展史是电影创作的富矿,而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商业大片,很多都蕴含着少数民族元素,比如之前的《寻龙诀》、《狼图腾》和接下来的《封神》等等,说明少数民族元素对于当下市场主流观众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作为创作者,我们需要做的是挖掘好的故事,通过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达出去。我觉得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观众观影口味的多元化,少数民族电影市场会越来越越好,我愿做民族电影创作长河中的一条鱼,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添些活力,添些色彩”,韩万峰如是说。

“如果一个民族连母语都不会讲了,那它还算个少数民族吗?”

2006年,韩万峰到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取景,在和当地人攀谈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说自己是黎族人,我本能的就问‘你会说黎语吗?’但是很少有人会讲。”这给了韩万峰很大的触动,“如果一个民族连母语都不会讲了,那它还算个少数民族么。”

带着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初衷,电影《青槟榔之味》在2006年2月开机。该片全部由黎族群众主演,拍摄过程中全部使用黎语同期录音。14年后,回望这段拍摄历史,韩万峰坦言,选用黎族群众主演既有利于表现黎族原生态文化,还起到保留第一手影像资料的作用。

对于当地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黎族现代生活题材电影,也是海南省影视协会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海南省委宣传部曾将它列入海南省报送200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参赛作品。同时,该片曾代表中国参加第5届浦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是海南第一部参加国际电影节

的影片。

韩万峰说,2007年,韩万峰的羌族电影《尔玛的婚礼》在这里杀青。几个月后,汶川地震。这场地震对于羌族的伤害非常大,不仅由于近7万遇难者中,羌族群众占比接近半数,而且理县、茂县这些羌族自古聚居的地区,地形地貌也遭遇巨变,古寨碉楼受损严重。这部原本为了保护羌族文化而拍的电影,也因此有了双重意义:不仅展现了羌族的文化,也保存了羌族聚居地区地震前的风貌。

这也让韩万峰更加坚定了拍摄少数民族电影的信念。此后,筹备阶段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创作期间聘请少数民族文化专家作为剧组顾问,用少数民族母语完成电影对白,通过少数民族演员展现民族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成为了他的创作习惯。

侗族电影《我们的嘎嘎》(2009年)、苗族电影《辙里奏鸣曲》(2010年)、羌族电影《云上的人家》(2011年)、藏族电影《马奈的新娘》(2012年)……之后几年韩万峰的创作节奏基本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在完成。

“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也是每天努力奋斗的普通人”

在随着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电影了解的不断深入,韩万峰的创作

思路有些调整,他发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从民族聚居区来到大城市,开始面临着融入现代社会和自己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

从描写蒙古族人在深圳生活的《屋顶上的马奶节》(2016年)、到展现土家族年轻人在重庆奋斗的《西兰姑娘》(2018年)、再到由瑶族父母到长沙为儿女看下一代引发故事的《父母的城生活》(2020年),韩万峰希望通过电影改善观众对于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他看来,目前观众更多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去看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而相关影视作品对于少数民族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生活状态的呈现也有些许缺失,他希望能通过对少数民族在现代生活中处境的真实展现,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大融合是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文化同样在与时俱进,我希望能记录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处境和选择,同时改变少数民族特色在观众心目中的传统印象,希望之后再说到少数民族,大家想到的不只是玄幻和古装大片中的服装、纹饰、舞蹈、雕刻,还能认识到他们中的

查理兹·塞隆的动作女侠之路

■文/卢燕



卢燕(左)和查理兹·塞隆

克·沃尔伯格训练的三周就受不了360度空中旋转而呕吐不止,塞隆咬牙挺过了各种高难度动作,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感。片中高难度动作全由塞隆亲自完成,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有拍摄动作片的天赋,后来在各种动作拍摄中都亲身上阵。

优秀的动作演员能够胜任各种不同动作风格,塞隆在这方面称得上是女演员中的代表。《魔力女战士》中的塞隆身手矫健敏捷,其拍摄风格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剪辑为鲜明特征,而要体现出表演者更加专业扎实是动作魅力,则非一气呵成的长镜头拍摄不可。塞隆流畅的打斗技巧在《极寒之城》和《永生守卫》中得到充分展现。塞隆身兼《极寒之城》的制片人,一开始就为影片确立了冷峻纪实、充满酷劲的动作风格,用7到10分钟的连续镜头展现打斗场面,用塞隆自己的话说,“我认为过多的剪辑是一种欺骗式的动作”。这对现场拍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导演大卫·雷奇是特技演员出身,前有《疾速追杀》和《死侍》系列的成功,这也是塞隆选择与其合作的主要原因。片中塞隆的动作如舞蹈般行云流水又干净利落,充分还击了业界的可笑看法,认为“女人竟然像男人一样打打”。实际上,尽管动作类型对女演员来说是一条颇为艰难的发展道路,仍有查理兹·塞隆为代表的

一类实力派动作女星,在好莱坞大银幕上留下了许多部精彩作品。在塞隆二十多年的从影生涯中,她很早就从金发碧眼、明艳动人的“花瓶”形象成功突破,转型为演技成熟、形象多变、气场强大的实力演员,2004年自毁形象出演的《女魔头》让她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随后不断拓宽戏路,尤其在动作片领域取得极大成功,从最初的《偷天换日》和《魔力女战士》到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和《极寒之城》,再到2020年携手Netflix推出的网络电影《永生守卫》,我们看到了了一位女演员动作片生涯的不断进阶。

塞隆从小就和动作片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母亲痴迷于老牌动作男演员查克·诺瑞斯和查尔斯·布朗森的作品,父亲钟爱乔治·米勒的《疯狂的麦克斯》系列。塞隆坦言“我就是看动作片长大的……从那个时候就确定了我以后的事业”。不过,塞隆直到2004年获得奥斯卡奖之后才有机会在动作片中担纲主角,出演《魔力女战士》。但是在当时的创作和接受环境中,虽然付出了巨大艰辛,影片的商业票房和口碑却不尽人意。对于女演员来说这一点尤其令人焦虑,因为在好莱坞,“这一类女性动作英雄的影片很难成功,机会实在少之又少。直到《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才真正改变了我的动作片发展轨迹。”塞隆所说的动作片发展轨迹指朝两个方向的拓展,一是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影片的决策团队,二是进行大量刻苦训练,弥补自己缺乏格斗、武术等动作基础的不足,在外形、力量和技巧等多方面强化动作要素。

不得不提的是,在为电影的

动作场面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塞隆从一开始就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比《魔力女战士》早一年推出的《偷天换日》是一部充满飙车追逐特技的动作片,演员们在影片开拍前共同接受了为期六周的训练,塞隆是演员班底中唯一的女性,比对男主角马

(作者为华裔电影艺术家)